



# 时光化验室

■ 于文波

“新来的同事，无论谁，都要先过化验室这道关，我可不管你是不大学生，学的啥专业，学不好这个，将来指定干不好煤炭销售工作。干不好，你们就从哪儿来还回哪儿去。”这天一早，我刚踏进老化验室大门，十几年前老主任的入职训话又回响耳边。

这化验室，是我上班报道第一天，和新同事一起实习的地方，当时归蒲白矿务局煤炭销售部管理。化验室很多前辈是“60后”，老主任也是。有一次，我和乔师傅聊天：“咱主任可真厉害呀！”乔师傅笑着说：“主任是出了名的黑脸领导，厉害着呢，脾气厉害，业务更厉害。他不到20岁就进了矿务局，在这行干了20多年，眼睛过一遍煤，上手再一摸煤，这热值就能估个差不多，你说厉害不厉害？这里好多年没有进年轻人了，你们就跟着他好好学吧。”

还真让乔师傅说对了，老主任果然盯得紧，教得严，我们几

个一点都不敢放松。从制样开始，接着是化验煤质，煤炭的水分、灰分、挥发分、发热量……每项工业分析我们都认真学，日子过得又快又充实。

当时，我是唯一从外地来的大学生，最感兴趣的事就是听老主任讲关于蒲白矿务局的事。蒲白矿务局地处“渭北黑腰带”，上世纪80年代初伴随改革开放发展起来，接着又赶上“大中小煤矿并举”的政策，迎来了建设高潮。到1983年，蒲白矿务局已生产和规划的矿井就有包括白水、南桥、南井头、马村、朱家河煤矿在内的五个煤矿，十年间煤炭产值翻了近5倍，马村矿还出了全国劳模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市场煤可以自主定价，这个化验室便应运而生。

因煤质化验对环境要求严格，蒲白矿务局最终选址在铁中院，并建了个独立小院，内设制样室、煤质化验楼，联合白水县煤检站共同办公，蒲白矿务局最权威的机关化验室由此诞生。到本世纪初，化验室发展迎来最辉煌的时刻，在岗编制人员超过30人，我也在那时成为化验室的一名新兵。

如今，我从化验室调离已近十年，原以为已全然遗忘，不曾想一踏入这熟悉的地方，青春的记忆突然倾泻而出。眼前的小院，被张师傅打扫得干净整洁，院中间搭起了小花坛，我穿梭在各个化验室，抚摸着这些熟悉的仪器，过去的时光瞬间浮现在眼前；老主任培训考评，巴师傅调试发热仪，乔师傅称样，制样



室粉碎机的轰隆声，专线火车的鸣笛声……一切都仿佛是昨日。

半个世纪来，蒲白矿务局最权威的煤质化验室，承载了许多辉煌的历史，培养出一批批优秀人才，见证了煤炭企业和煤炭行业的发展。如今的它，圆满完成了使命，记得那年移交时，大家不经意的交谈流露出深深的不舍和眷恋。

小院此后虽没有了以往机器的轰鸣声，没有了马

弗炉里炽热的红光，但脚下那片浸满了光荣的黑土地，种下了蒲白煤炭人坚毅、勤勉的种子。我相信，未来，这里必定还会有新使命。

离开时，回头再望一眼蓝漆的院门，再看一眼青灰的石砖，阳光穿过夏柳，一切仿佛凝固在空旷的小院，凝成一座厚重的时光机，播映着几代人的回忆，最终又变幻成一座雕像，变成最初的模样。

(作者供职于陕煤运销集团蒲白分公司)



## 太行山里 有只「碗」



■ 董全云

太行山里有只“碗”，一只用太行山石凿成的“碗”。

“太行山顶，其路羊肠，百折中有一城，地仅一亩。唐初筑城，以控怀泽之冲。其城圆而小，故名（碗子城）。”古籍中这段描述，是说太行山羊肠坂道上坐落着一座小城，因其城形状似碗且又狭小，故名碗子城。

碗子城虽小，却很有名，是历代镇守天井关的驻兵之地。它居于豫晋冀三省交界咽喉要道，北达京师，南通伊洛，弹丸

要塞，如铁雄关。

孔子坐着牛车从这里上了羊肠坂道，周游晋国回车天井关，留下仁义礼智信的学说，温良恭俭让的经典。白起率秦军过此古道攻打赵军，成就了著名的长平之战。曹操率兵征高干，北上太行山，写下名篇《苦寒行》，谓之“艰哉何巍巍”，怨之“车轮为之摧”。大唐名将郭子仪率部在此建起了碗子城。宋初，赵匡胤御驾亲征泽州，破碗子城，遇山石阻路，不能通行，便先于马上负石，六军皆效之，即日平石为大道……

历史上无数次重要战役在这条古道上发生，其中就包括抗日战场上的常平

阻击战。

1939年3月，日军企图打通豫晋通道，随后包围中国军队，分割并摧毁晋冀豫地区的抗日根据地。中国军队同仇敌忾，在此发起常平阻击战。这场战役中，3000多抗日将士壮烈牺牲，在南太行山区谱写了一曲不屈不挠抵御外敌、捍卫民族独立和尊严的英雄壮歌。

80多年后的今天，太行山羊肠坂道雾气袅袅，残垣断壁夹道，置身古老的碗子城，抚摸光滑的石头城墙，好像在抚摸“碗”的边沿。随着山头晓雾渐稀，直至消散无踪露出真容，四周的群山呈现

出耀眼的绿。

羊肠坂道上，有一座元代至正二十一年开凿的佛龛，佛龛两侧的记事碑记载了当时修太行山路羊肠坂的情况，古道一侧的石壁上有雕凿的“古羊肠坂”四个大字。如今，千年烽火狼烟早已散尽，当年的碗子城垣面临坍塌，但耸立于太行山巅的寨门城墙，仍在盛夏草木葱郁中雄视着人世间的风雨变幻。

行走于古道，可以真切体会到古人商旅的艰辛。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盘桓于山腰，或蜿蜒于太行山脉大大小小的断谷之中，宽处十几米，窄处仅能过一匹马，徒步尚且困难，更别说肩挑背扛、兵马辎重过太行了。“五月相呼度太行，摧轮不道羊肠苦。”李白在此写下的诗句，抒发古人穿越“太行险”时的苦累心情。

放眼望去，残垣上的野草野花依旧茂盛，游人络绎不绝。曲折折折的羊肠坂道，千百年来将晋豫两地紧紧相连。这里的风光或许不是太行山最美那一部分，古坂道的诸多功能也已丧失，但这只古朴的“碗”依然高矗于太行山巅，它厚重的历史、雄奇的故事永留人间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

## 风雨兼程

——写给能源战线的退伍老兵



■ 刘飞

稚嫩的目光  
在江南眺望  
那时的想象  
穿不透故乡厚重的历史  
读不懂陆公的恩诏  
少年的梦  
随滚滚长江东逝而去

炽热的目光  
在铁马冰河的中原  
渐渐泛潮  
那里有奋袂逐浪的黄河民谣  
不过瘾就用军歌伴唱  
青春的日记  
绽放出闪烁的满天星光

执著的目光  
在水火电站和风电场  
锁定航向  
用银线牵引时光笃定前行  
做一名光明使者一路抒情  
卸掉年龄的负荷  
感受新天地的心跳

坚守的目光  
在寂寞的天空浅唱  
清洁能源  
在崇山峻岭中流淌  
谁也无法阻挡脚步的丈量  
心之所向  
与风雨兼程的自己拥抱

(作者供职于重庆能投清洁能源有限公司)



■ 周天红

三寸铺“白水鱼馆”的老板姓费，所以又叫费家白水鱼。

一年四季，老费都会大清早挑着鱼从鸭子田赶去三寸铺。出村口，爬上大风垭，再下到桥墩子，一眼就看到三寸铺，但还有半小时才能到达。老费累了，偶尔放下鱼挑子，在桥墩子的小溪边洗把脸或喝两大口水，再急匆匆赶路，为的就是尽早开门，起火上灶卖白水鱼。

三寸铺是深沟中一个小镇老场，顺着小城建有两条青石板木楼老街道。作为大山深处二三十里地界唯一的乡场，三寸铺吸引了四里八乡和山里山外的乡人纷至沓来。当然，费家白水鱼馆是最热闹的地方，很多人远道而来赶乡场，就是为了这一口。

白水鱼是白水田里养的鱼。白水田是养鱼时什么饲料都不放的养鱼田。鸭子田那地方，一个村上上下下都是良田沃土，一条小溪从村口绕过，水源充足且无污染，是养鱼的好地方。老费在三寸铺开鱼馆，承包了鸭子田，不养鸭却专养鱼，加上自己是厨子，从不愁销路。

费家白水鱼卖得可真是白水。一碗鱼汤端上来，清清爽爽、白白净净，没有五颜六色的配菜，只有鱼和汤。喝一口汤，清爽鲜香，再吃一口鱼，鲜嫩细腻。

白水鱼有三道功夫必不可少。那鱼，就得用白水田里养的鱼，品质要相当好，否则煮鱼汤带有泥臭味；那火，一定要大

火旺火，灶台要大，锅碗要干净，一瓢油下去最好能直冒火苗，一旦火不旺，鱼和汤就留不住一点儿鲜味；那水，一定要用场口老黄梅树下老水井的泉水，大冬天冒着热气，大热天透心凉。一瓢井水下锅，再放少许老姜头、老葱头，几粒花椒下去，鱼的腥味没了，鲜味儿直冒，一锅白水鱼就做好了。

吃白水鱼，碟辣椒又是一绝。辣椒不能用辣椒水而要用辣椒面。辣椒面制作十分讲究，先把干辣椒放锅里炒焦，再放油炸，炸好的辣椒铲不能用机器打，要放进石窝捣碎。一盆白水鱼，一碟辣椒面，再喝上一碗鱼汤，二两老酒下肚，安逸无比。

早些年，三寸铺前街后街一共有十多家白水鱼馆，但陆续都关了门，只有费家白水鱼馆生意常年兴旺。因为老费的白水鱼品质过硬，哪怕每天挑十几里山路，他都要从自家鱼田挑选。鱼是早晨从田里捞起的白水鱼，活蹦乱跳，凭这一点，就比鱼贩子挑来的饲料鱼好出一大截。再说，那饲料鱼一上桌子就露了底，还能找到回头客吗？

老费做事就信这个理，货要真，价要实。老费做白水鱼的手艺，

是家传的。老费的老爹是鸭子田一带有名的厨子，谁家有红白喜事，都是他主厨。尤其那道白水鱼，一端上桌，大家就抡起筷子抢，最后把鱼盆吃得干干净净。老费接了老爹的手艺，在三寸铺开起馆子，白水鱼是招牌菜。外出打工回来的，进山拉木料和竹片的，开车到山里旅游的，只要进了三寸铺，必须去费家白水鱼馆坐一坐。老费也厚道，只要来人，不管吃不吃白水鱼，一杯热茶

立马送上。来人尽管聊，聊到太阳偏西，哪怕不吃不喝，他也不会赶你或给你脸色看，等你起身要走，他也回笑着相送。

老费说，做生意，做的就是良心和感情，离了这两样，哪怕手艺再好，都是白干。这样的老费，做出的白水鱼，味道能差吗？

(作者供职于泸州市纳溪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)

